

村镇银行“归巢”改造推进中

从西南到中原,一场由主发起行主导的村镇银行“归巢”改造正在推进。近日,济宁蓝海、日照蓝海、沂南蓝海3家村镇银行获批解散,资产、业务及人员全部由青岛农商行承接,“村改支”再下一城。就在前一天,四川6家中成村镇银行也被成都农商行吸收合并,正式退出独立法人行列。自设立以来,村镇银行肩负服务“三农”、小微和县域经济的使命,一度填补了基层金融服务空白。然而,部分机构因资本薄弱、治理缺失、风控乏力等问题逐渐偏离定位,为此,通过主发起行“收编”旗下村镇机构,推动风险化解与集约化经营,已成为优化县域金融布局的关键路径。当村镇银行真正扎根乡土、回归本源,方能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跨越——名字或许会变,但重要的是金融服务依旧根植田间地头,了解乡村居民的金融需求、贴近百姓的生活。



“集团军作战”再添多例

村镇银行改革持续推进。10月29日,山东省金融监管局发布三则批复,同意解散济宁蓝海村镇银行、日照蓝海村镇银行以及沂南蓝海村镇银行。根据安排,这3家银行在解散后,资产、负债、业务及各项权利义务由青岛农商行承接。

据了解,日照蓝海村镇银行是由青岛农商行发起设立的首家村镇银行,成立于2016年1月22日,注册资本1亿元。济宁蓝海村镇银行成立于2016年5月23日,2016年6月开业,同样由青岛农商行发起设立。沂南蓝海村镇银行成立于2016年6月7日,此前青岛农商行已持有该行40%股权。去年12月,监管批复青岛农商行受让沂南蓝海村镇银行共计4600万股股份,股权变更完成后,青岛农商行对其持股比例由40%提升至100%,实现全资控股。

就在上述村镇银行获批解散的一天前,四川省金融监管局也密集发布多条批复,宣告着自贡中成村镇银行、峨眉山中成村镇银行、犍为中成村镇银行、长宁中成村镇银行、南部县中成村镇银行、筠连中成村镇银行等6家机构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根据批复,这些村镇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和员工等由成都农商行承接。

根据官网介绍,中成村镇银行是由原银监会批准设立,成都农商行作为主发起行,在四川、河北、云南、山东、福建、江苏、新疆等地设立的39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村镇银行的通俗统称。从股权结构看,截至2024年报告期末,成都农商行对上述6家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均超过80%,其中,对犍为中成村镇银行、长宁中成村镇银行持股比例为100%。

笔者注意到,在“村改支”的同时,成都农商行旗下村镇银行之间的“村收村”也在并行。根据10月29日的监管机构批复,因被昆明呈贡中成村镇银行吸收合并,昆明禄劝中成村镇银行、昆明寻甸中成村镇银行、昆明石林中成村镇银行、昆明东川中成村镇银行、玉溪澄江中成村镇银行被解散。

国有大行也现身“村改支”阵营。本周内,延安金融监管分局发布批复,同意农业银行收购安塞农银村镇银行并设立农业银行安塞迎宾大道支行,承

接安塞农银村镇银行清产核资后的资产、负债、业务和员工等。农业银行对安塞农银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达到51%。收购完成后,安塞农银村镇银行将从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村镇银行,转型为农业银行直属的分支机构。

针对主发起行吸收合并村镇银行路径,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指出,主发起行可依托统一的风险管理框架与资本调配机制,有效降低村镇银行的潜在风险敞口,同时凭借自身资本补充能力,进一步提升村镇银行的整体抗风险水平。其次,在县域网络覆盖拓展方面,村镇银行既有的网点布局与客户基础,为母行开展县域金融服务提供切入点。主发起行可通过整合村镇银行的本地客户资源,进一步深耕并拓展下沉金融市场。此外,在业务协同与产品创新层面,主发起行可将自身成熟的优势产品快速复制到村镇银行原服务区域,从而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

针对吸收合并村镇银行后的战略发展方向,笔者尝试采访相关银行,但未得到回复。

平衡风险化解与服务质效

从“分散设点”到“集约经营”,村镇银行改革正进入深水区。“村改支”不仅是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举措,更是优化农村金融供给结构、提升服务效能的长远之策。市场观点认为,随着国有大行与地方银行协同发力,未来或将有更多村镇银行被整合进入主发起行体系。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坚持农村中小银行支农支小定位,‘一省一策’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更将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列为年度首要任务。在2025金融论坛年会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再次提到,“巩固风险处置成果,稳妥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减量提质”的重要性。

尽管改革成效初显,但村镇银行“归巢”之路并非坦途,村镇银行设立之初,正是依托“深耕本地、决策灵活、贴近农户”的优势,填补了传统金融机构在县域以下金融服务的空白。而“村改支”后,随着管理权上收、运营标准化、风控集中化,部分网点可能面临决策链条拉长、产品同质化加剧的情况。此外,不同地区经济基础、金融生态差异显著,若统一采取“并入支行”模式,可能抑制部分优质村镇银行的独立发展空间。因此,“一省一策”“一机构一策”的差异化路径设计尤为关键。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指出,村镇银行的风险化解主要是压实主发起行的责任,并协调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支持。对仍具有发展前景的村镇银行,监管部门重点推动主发起行增资扩股,一方面可以充实村镇银行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发起行的股权占比来实现并表,以此强化其对村镇银行的管理和风险职责。对缺乏发展潜力的村镇银行,则鼓励发起行进行全资收购,将其转变为分支机构或退出。

“从主发起行的动力来看,主发起行可通过吸收合并村镇银行,快速获取县域网点资源,进而完善自身区域服务布局。”高政扬进一步指出,因此,后续村镇银行的“归巢”是化解存量风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路径。但改革过程中需注重平衡效率与质量,或可通过政策激励与差异化监管举措推动改革落地见效。(北商)

国有大行与区域银行齐发力

村镇银行自设立以来,作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旨在服务“三农”、小微企业和县域经济,填补传统金融机构在基层金融服务中的空白。然而,受制于资本实力弱、治理结构不健全、风控能力不足等因素,部分村镇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偏离支农支小定位,盲目扩张、关联交易频发,甚至出现严重风险事件。在这一背景下,由主发起行主导的吸收合并成为当前化解村镇银行风险、优化县域金融布局的重要路径之一。

所谓“村改支”,是指村镇银行不再保留独立法人资格,被主发起行整体吸收合并,改制为发起行的分支机构,原有资产、负债、业务及员工全部由主行承接,实现统一管理、统一运营。

目前,“村改支”主要实施路径有两大类:一类为主发起行通过受让其他股东股权,实现对村镇银行100%控股,随后向监管申请将村镇银行吸收合并并设立为分支机构;另一类为,针对同一主发起行在某地区设立多家村镇银行的情况,采取“打包整合”方式,将多个法人机构统一并入主行体系,设立区域性管理支行或分行,提升集约化经营水平。

将时间拉回今年6月,江津监管分

局发布批复,同意工商银行收购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并设立工商银行重庆璧山中央大街支行,承接该村镇银行清产核资后的资产、负债、业务和员工。工商银行控股的村镇银行共有两家,一家为浙江平湖工银村镇银行,持股比例为60%,另一家便是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持股比例100%,这是村镇银行改革重组工作推进以来,国有大行首度收购村镇银行并设立分支机构。9月2日,监管正式批复同意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解散,改革进程进入实质性收尾阶段。

今年8月,交通银行获准收购大邑交银兴民村镇银行,改建设立交通银行成都大邑支行,大邑交银兴民村镇银行同样于9月中旬获批解散。

紧随国有大行步伐,多家区域性银行也加快了“村改支”的改革节奏。近日,哈尔滨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高票通过一项重要议案,决定吸收合并重庆市大渡口、沙坪坝、武隆的3家融兴村镇银行,以及黑龙江本地的讷河融兴村镇银行,并将上述机构统一改建为哈尔滨银行的分支机构。此次纳入合并的3家重庆村镇银行均为哈尔滨银行早年布局的

参股机构,分别成立于2010至2012年间,注册资本介于5000万元至1.8亿元之间,哈尔滨银行持股比例在70%至83.3%之间。

类似的改革案例也在中原腹地同步推进。10月20日,中原银行在《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中披露,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濮阳中原村镇银行、孟津民丰村镇银行、栾川民丰村镇银行,并将这3家机构改建为下属分支机构,这3家村镇银行均为中原银行发起设立的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51%、34.58%和30.33%,若顺利完成,将进一步巩固中原银行在豫西、豫北地区的县域金融服务网络。

在高政扬看来,由于主发起行与村镇银行前期已存在股权关联及管理指导基础,吸收合并过程无需开展复杂的股权谈判,能大幅降低交易成本与整合阻力;同时,主发起行可通过股权管控、管理输出等方式,快速实现业务、系统、人员的高效对接,有效减少整合摩擦。其次,风险隔离更彻底。吸收合并完成后,村镇银行法人资格依法注销,其历史遗留风险包袱由母行统筹消化,可有效避免风险向外部传导与外溢。